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高氏春秋集註卷三十六至三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員外郎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吳裕信

春秋集註卷三十六

宋 高閌 撰

成公三

十年春衛侯之弟黒背帥師侵鄭

此晉命也與六年侵宋同凡受大國之命而輕用其師者皆書侵以譏之蓋晉人執鄭伯鄭人置君圍許戾狠不道于是為甚故再侵之而晉人則終不出夫

鄭策者也五月之伐于是乎歸鄭伯黒背者公孫剽之父也衛侯愛其弟寵以兵柄終致簒國之禍故書衛侯之弟帥師以為戒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四月方卜已失時矣卜不習吉况五卜乎慢孰甚焉夫魯不當郊也今之不郊非據禮也五卜不從乃不郊爾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鄭已立君故晉會諸侯伐鄭而歸鄭伯因與之成焉然不書鄭伯復歸者所以咎晉也晉既敗人之國使其君臣變亂而後伐之而歸其君春秋惡其首亂不以舍服與之也伐鄭不致公與有貶焉以伐鄭爲不義故也是時晉侯已病以左氏攷之厲公實代父出會而經不書者諸侯各以兵會伐不行相會之禮故春秋亦略之而不辨

齊人來媵

媵伯姬也夫伯姬嫁已久而諸侯以其賢猶來媵之然諸侯夫人惟有二媵耳今晉衛已備其數豈可復加乎況媵賤事也又何必歴紀之哉盖春秋所急者禮也所制者欲也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今三國來媵則是以欲敗禮矣自當備書之以為後世戒又況春秋反覆有所致者不可不察也必有深意于其中盖齊人欲復修魯好故以是先之爾先儒謂諸侯同姓則媵異姓則否是不然諸侯三國必各一

族豈皆同姓耶

丙午晉侯獳卒

晉景公立十九年其子州蒲立是為厲公

秋七月公如晉

公昔不奔天王之喪今乃奔齊侯之喪又為晉人所執使之送葬故聖人于景公之喪沒而不書也

冬十月

按傳冬當書葬晉景公而不書者前以有公如晉後

有公至自晉故難之若一時無事然也

十有一年春三月公至自晉

晉侯使郤犫來聘己丑及郤犫盟

晉侯使郤犫來聘公之疑已白故己丑及郤犫盟公之疑雖白乃留于晉者九月晉侯不與公盟乃反公于國而使大夫盟之見晉人無禮于公甚矣故貶郤犫不繫之國

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謝其來媵因修好焉自蕐之役而齊魯絶交至是乃

復通

冬十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玉法也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周無出也天下皆周也周公出奔晉者周公自絶于

周也為天子三公而不能同寅協恭乃與伯輿爭政

不勝而出王既復之又違命而奔于諸侯之國故書出以為萬世之戒當是時王室衰微號令不行于天下故逋逃罪戾之臣諸侯敢受之書此而晉罪亦昭然矣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左氏謂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而致其事實與經不合殆其不然夫晉厲之會實始于此略諸國而致魯衛則以見厲公之德不能謹始諸侯多解體矣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此狄即白狄也何以知其白狄九年秦人白狄伐晉此先敗狄而後伐秦是以知報九年之役也前書白狄者罪欲明也此秖書狄者敗狄而已不必辨其狄之種類也

冬十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自齊桓以來霸者征伐名兵諸侯蓋以是為王者事故與天下公之至于晉景始使士燮來聘以齊伐鄭之役厲公承之始乞師矣當此之時晉尚强盛惟忠信之厚不崇而偽飾之文彌勝是以不名兵而乞師乞師謙辭也霸體貶矣是一國之辭也非所以公天下也夫晉不報秦久矣九年秦復連白狄而來晉欲大舉伐之而以私讎之故特使郤來以乞為名實欲公親行爾夫列國之禮大小雖殊皆分治天子之民

苟非有天子之命以徵兵則諸侯豈可親帥師以出乎又況為他國報私讎者乎

三月公如京師

公如京帥專行之辭也然公之此行盖會晉伐秦道出王畿不得不朝焉者也其以專行之辭書之何也曰舉其可道焉者志敬也然上書來乞師下書公自京師遂會諸人伐秦則是挾他事以往而非專行者矣乃志其不敬也盖聖人于魯乃父母之國有君臣

之義特遷就而為之辭故直以如京師為文先明君臣之大義若專以朝事行者而不言朝王以著實因會伐而行不成乎朝也其辭若志敬而實志不敬此春秋微辭也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諸侯出會必自其國故會不言自會而言自者非其自也書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伐秦者以伐秦為遂事

明以朝王爲重也且見公會諸侯伐秦而自京師若以王命伐之聖人遷就而爲之辭也夫諸侯擅興兵而大會于京師此其罪之大者然而晉厲之意欲挾王師以爲重因使諸侯過京師行朝禮以爲恭故聖人亦因以正君臣之大義乃所以深著其惡也

曹伯盧卒于師

非戰死也死于行爾故不書地凡立十七年其弟負芻篡立是爲成公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以伐秦致者著公此行實非如京師朝也書曰爾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此春秋之意也

冬葬曹宣公

曹人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公子負芻殺曹太子而自立因魯從會而著其臣子私謚之罪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莒大于邾至此始書其卒者庶其見弑不得卒故然

不書其葬非魯不會春秋之法莒不書葬其號夷也

吳楚不書葬其號嫵也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晉受衛國逋逃罪戾之臣又強歸之衛獻之出奔禍

根在此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公即位十有四年矣國家無事迄今方娶又不親迎

而使同姓之御逆之援公子遂之例也故書以為戒

此春秋防微杜漸之旨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此著許之所以遷亦見晉厲之不霸也夫許鄭之怨久矣三年再伐四年復伐九年圍之而今又伐焉使厲公而霸則鄭人者懋鄰兼弱且如是乎明年遷于葉避晉以依楚明晉不足恃也而襄三年晉荀罃帥師伐許者猶討其與楚也夫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夫人不以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然此宣公元年公子遂之例成公得以藉口而行之也然則人君所以貽子孫者可不慎乎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此人君之深戒也其稱姜氏者畀予宣公之喪娶故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衛侯卒夫人姜氏見太子之不哀也歎曰是夫也將

不惟衛國之敗其必始于未亡人然則獻公之見逐已兆于此矣定立十二年衎嗣立是為獻公

秦伯卒

桓公立二十八年景公繼立史皆失其名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謚之罪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此仲遂之孫公孫歸父之弟也而謂之仲嬰齊者歸

父既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使嬰齊紹之為卿故前不經見而特卒之者譏世卿且著其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也以後歸父則弟不可為兄之嗣以後襄仲則子不可以父之字為氏也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戚之會將討曹伯也若欲討之勿與之盟可也假他事相會而與之盟既盟而執之故特書同盟以譏之

而衛侯居喪出盟則觀文可見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曹伯負芻殺世子而自立晉侯會諸侯而執之又不敢自治歸于京師使即天刑此執得其罪是謂霸討故與其爵然曹伯之立于今三年今始見執亦稽天討矣況諸侯旣與之同盟是已成之為諸侯乃不待王命而擅自執之耶故不名曹伯著其以諸侯而執諸侯也

公至自會

若諸侯有罪者可會諸侯而執之則魯侯不可謂之無罪者是亦可危也

夏六月宋公固卒

戚之會宋世子會焉公病故也公病而使世子出此名亂之道宋共公立十三年世子成立是爲平公

楚子伐鄭

據左氏瑣澤之會鄭已聽成至是楚將北師子囊曰

新與晉盟而背之不可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
嗟乎楚人之難信如此然則瑣澤之會謂之克合晉
楚以成是果然哉是時鄭子罕侵楚則知楚人亦有
辭于伐爾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三月遽葬亂也且著其臣子私謚之罪
宋華元出奔晉
凡大夫失守宗廟而徃于他國者春秋皆以出奔罪

之今華元為宋正卿當喪禍之際不待君命擅自出

境雖意自有在而罪不可免故以出奔書之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再書華元者善華元也與鄭良霄異矣葢華元之志

非奔也欲挾晉自重以攻蕩氏之黨𤋮然迹其所為

又與衛孫林父亦何以異故其所書之辭亦同

宋殺其大夫山

此蕩山也先書宋華元自晉歸于宋而繼書此則知

其為華元殺之矣蕩山實宋之公族乘君之喪作亂以虐公室而殺公子肥是背其族也背其族者伐其本也人而無本人道絶矣故去氏以示法

宋魚石出奔楚

魚石蕩氏之黨也凡大夫有罪不殺而逐之者皆以自奔為文據左氏華元既攻蕩氏殺子山而五大夫皆出奔獨魚石書者五大夫皆蕩族華元已誅其罪首餘奔者皆不足書惟魚石奔逃于楚遂為中國之

害故爲十八年復入彭城書也春秋有事在後而先書其始者此其例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爕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會列書卿盖始于此會而又會者非復會以外吳也吳未嘗與中國會今始來通是時中國病楚而吳敢與之敵故諸侯亦欲與吳通晉于是爲合諸侯之大夫以會之然諸國大夫不敢致吳子也因吳子伐楚

在鍾離故相與會之爾左氏昭四年傳曰楚箴尹宜咎城鍾離楚邑也夫吳實夷狄反安坐于鍾離而待中國之會已見中國不自正霸主之不足恃微弱之甚也聖人深罪中國所以外夷狄也非待殊會以外之也

許遷于葉

許微弱之國鄰于鄭鄭亟加兵自三年去疾伐許四年鄭伯伐許九年鄭人圍許十四年公子喜伐許令

遂遷焉盖畏鄭而南依楚故以自遷為文而鄭人之罪著矣

春秋集註卷二十六

春秋集註卷二十七

宋　高閌　撰

成公四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雨著木而成冰是上温而下寒也與隕霜不殺菽相反劉向謂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也是時叔孫僑如出奔公子偃誅死此雖漢儒傅會之説然後世

雨木氷多應在大臣以此言之天人或可推也漢儒之學豈無所受但不當每事求合爾至其有所不合適所以致不信今此學遂絶者正以漢儒求之大過傅會其不可推者後世因其傅會不合之處遂廢其說也夫廢其說者亦非通論也春秋聖人和同天人之書其記災異皆有深旨漢儒不得其旨而强言之故識者以為非後世當有能知之者葢災異之說亦可使人君知天道之可畏也人君挾崇高之勢所畏

者天而已今或不畏則無所畏矣漢儒之説不為無補於世去其傅會者可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滕入春秋至今三書其卒皆不名至是日之矣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楚求成于鄭鄭服中國五年矣至是始叛晉附楚為楚加兵于中國故書侵以見其義不直也自是與楚同害中國諸侯之兵無復寧歲矣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日食雖有常度亦人事所召有食之者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鄭之叛晉實晉有以致之以其失霸主之義不足以令諸侯故也于是晉將伐鄭而恐諸侯厭惡其後特使卿來乞師實欲公親行矣是時穆姜與叔孫僑如將作難故公之出師後期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晉將伐鄭鄭告于楚楚子遽引師而來于是晉不暇俟諸侯之兵先與之合戰而大敗之我既未致伐于彼彼志非來伐于我故直書戰而已稱晉之及以晉為主也楚敗不言師以君為重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此鄢陵之敗將也凡楚師之敗必行兵法於主將而殺之此中國外裔之相為强弱其事易曉而時君莫之察也即春秋之世言之楚實强於天下其所以能

强者兵强也兵所以能强者將師之力也將師之所以力者賞罰行也即敗績而言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凡十有六而楚居三焉城濮之敗殺得臣鄢陵之敗殺公子側柏舉之敗囊瓦逃刑而奔鄭至于中國之敗凡十有三不聞加兵法于一主將者國勢寖弱遂成姑息漢魏而下率皆踵之端可為之龜鑑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沙隨宋地此諸侯之兵始至而會焉喜敗楚也鄢陵

之戰晉獨敗之諸侯之師皆未至益非特魯而已晉人乃聽叔孫僑如之譖而沙隨之會獨不見公夫聖人于魯事凡有可恥者必微其辭而不敢斥若我無失道為横逆所加則直書其事故沙隨之會魯有内難晉不見公我何恥焉君子正己而無恤乎人魯之後期所當察也晉不見公為非矣故直書之以著在會諸侯皆有罪也昭十二年公不與盟義亦同此

公至自會

公出會而為盟主所拒故危之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楚師既敗而鄭猶不服見政之數于人矣晉為曹伯請于天子因假王命以再伐鄭故以尹子主會也宋衛以後至不書是後也晉尚以僑如之譖不使公與其事

曹伯歸自京師

十三年諸侯伐秦而曹伯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

守負芻殺世子而自立故晉侯會諸侯執之歸于京師奈何天王不能用晉之執寘之典刑今已歲餘又因晉請反使復國失王道矣故書歸自京師而不名曹伯所以深貶天王之釋有罪也不書復者不與其復也葢諸侯在他國則是失地之君故反國則書復歸而名之今曹伯在京師而王不黜之是不失國故亦不名也嗚呼篡逆之人殺其君之子而自立既列于諸侯之會又赦于天子之庭是率天下而入于亂

爾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公之會伐鄭也僑如復譖行父故晉侯執行父而寘之于苕丘魯一後期而晉再辱魯更執其臣此晉之惡也故貶而人之既而晉侯知魯有故且辨僑如之譖故許魯平而釋之葢晉之所以不見公與執行父皆用僑如之譖也既而晉知其情季孫得釋將與公

皆歸僑如聞之遂出奔齊僑如之意詭秘其出則魯國之利也是以春秋謹而日之魯人立其弟豹以為叔孫後是為穆叔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晉釋行父行父自苕丘與之盟也季孫在晉故稱及焉

公至自會

大夫執則致行父不致者公待行父偕歸焉舉公為

重也

乙酉刺公子偃

刺偃者何治僑如之黨也僑如通乎穆姜欲去季孟使譖于晉晉于是不見公而執行父其罪大矣然僖二十八年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是猶明言其罪也直直云刺公子偃則若無罪焉其故何哉曰言其罪者著其事實以明非其罪也不言其罪者刺得其罪又何言哉且公之將行穆姜指偃與鉏曰皆可為

君是時鉏尚幼則穆姜之意當在偃也公以是歸而刺之得其罪矣是以謹而日之

十有七年春衛北宫括帥師侵鄭

晉命也凡為他人興師者皆書侵以譏之據左氏鄭子駟侵晉衛北宫括帥師救晉遂侵鄭夫鄭雖背晉猶畏晉之强豈敢遽興師自與晉抗乎此必不然雖楚來入中國亦不過侵伐宋衛而已觀經之所書事實可見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晉未能服鄭故假王命討焉重之以王之兩大夫庶乎其我從也晉雖主兵而先尹單以王命為重也夫晉厲之失道也而能數合諸侯力捍强楚者由假王靈扶義以令天下也伐秦之役劉康公成肅公在焉而不書者以受命京師為重矣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齊桓晉文之盛諸侯與王臣會而不盟葢尊周也今

柯陵之會尹單始與諸侯之盟故書同盟以惡在會之諸侯且譏王臣下盟也自是習以為常矣

秋公至自會

不以伐鄭致者鄭猶未服始盟而逺

齊無咎出奔莒

齊靈不公其聽而逐其世臣然亦無咎有以取之爾故春秋以自奔為文

九月辛丑用郊

魯自每歲僭郊之後聖人以為常事不書也其書之者或因卜不從或因牛傷死有變則書爾今無他變故而書之者以其自出己意非時之郊而不之卜遂不疑而用之是無天也其不宜用未有甚于此者故特書用以著其非成公之瀆郊蓋自四月而五卜始使公而知次辛之不可用則亦不敢用九月而郊矣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伐鄭之役諸侯往往厭之而不欲故晉侯特謙以求

諸侯而以乞為名也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齊國佐從諸侯圍鄭而稱人者以難請而先歸遂以

穀叛是以春秋貶之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前以會致今反致伐者非得志也晉厲有事于鄭而

公之會伐皆至是而止至晉悼魯襄二年而鄭服者

葢蒙故業亦斯師之功也故于是乎致之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此叔肸之子聲伯也從公伐鄭還至貍脤而卒按下書十有二月丁巳朔則壬申非十一月蓋十月五日也據左氏諸侯以十月庚午圍鄭壬申距圍鄭三日爾致公而後書其卒者公既歸而後舉其喪見嬰齊與公偕出而不與公偕入也古者人君遇臣之禮生則以恩義相接如父子朋友然來朝則改容當坐則為起疾則君親問之又賜之醫藥死則君親臨之又

為之徹樂斯葢君臣之間死生以恩義相接者也嬰齊子叔老嗣是爲聲子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日食雖有常度亦人事所名有食之者

邾子貜且卒

貜且立四十年宣公牼立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晉厲公侈反自鄢陵將盡去諸大夫而立其左右以

三郤族大多怨故使長魚矯殺之盡以郤錡欲謀亂郤犫取賂于魯郤至專殺孟張皆可誅也然一朝而尸三卿將誰與處矣此自禍之道也故別數之以著專殺之中罪至重也又見晉之用人不求賢德惟取世族而已

楚人滅舒庸

舒庸人以楚師之敗導吳圍巢伐駕遂恃兵而不設備故楚人滅之夫楚既摧敗而其餘烈猶足以滅國

于要荒使其得志于鄢陵則毒被華夏豈勝道哉宣

十二年楚入陳圍鄭之後書晉師敗績楚子滅蕭是

也此書滅舒庸著中國能折其鋒使不得為我患者

晉厲之成勞也蓋晉厲有宏才而無令德是以威震

于外而亂生于內身雖不終功亦足録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胥童者胥甲之孫胥克之子謀殺三郤而晉國遂亂

于是欒書中行偃先殺胥童然後弑厲公或曰宋督

孔父而弑殤公春秋書曰及其大夫孔父書偃殺胥童而弑厲公而書晉殺其大夫胥童何哉孔父忠于殤公者也胥童嬖于厲公者也嬖臣道君為不道亡其身以及其君故春秋兩治之以為萬世戒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漢應劭作舊君諱議曰昔周穆王名滿晉厲公名州滿又有王孫滿是同名不諱然則此州蒲乃滿字之誤也州蒲立八年多殺大夫使下反側遂為欒書中

行偃所弑而立襄公少子捷之子周是為悼公周為弑君者所立而不復討賊故稱國以弑所以罪其嗣君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

國佐擅殺慶克而以邑叛罪也然齊侯既盟而復之矣慶克作慝濁亂中閨譖害大臣不誅不殺使國佐無所發其忠憤起而殺之顧與俱靡而已于是因以為國佐罪罪累上矣

公如晉

奔喪且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此楚鄭間晉國之變伐宋取彭城與魚石守之以逼宋也其曰宋魚石復入于彭城者不與楚鄭伐宋取邑與宋叛臣也故以魚石自入犯君為文魚石之入不曰自楚者先書伐宋則自楚也不曰叛者將以作亂非止叛也與晉欒盈同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不書厲公之葬以公在晉且賊不討故也公朝晉甫歸而聘使絡至晉悼之下諸侯肅矣此列國所以睦而叛國所以服也然書晉侯與宣十年書齊侯同義

秋杞伯來朝

勞公如晉且問晉故

八月邾子來朝

即位而來見也夫諸侯不朝王而相繼朝魯可乎

築鹿囿

成公之季大國來聘小國來朝國家閒暇矣不務修其刑政而築鹿囿而已所謂宴豫在上何可長也前此未有書築囿者自此之後昭九年築郎囿定十三年築蛇淵囿人君之示子孫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己丑公薨于路寢

成公能正其終故薨于路寢義見莊三十二年

冬楚人鄭人侵宋

前書楚子鄭伯伐宋稱爵稱伐罪宋有以致之也此又舉兵助魚石之叛故稱人稱侵以罪之以左氏攷之是時晉侯救宋何為不書葢未足以為悼公烈也春秋之法存著小善者不足之辭也簡棄小善者有餘之辭也晉悼之烈在圍宋彭城絀楚服鄭葢人楚鄭以微之而晉崇矣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宋告急于晉晉為之乞師于諸侯悼公之時霸業復興而乞師救宋猶遵厲公故事焉自元年後遂無乞師直名兵而已矣霸體正也先君非大過未踰年不敢變焉禮也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諸侯師至而楚鄭之師已退故宋人辭諸侯而請其師以圍彭城而先為此盟也以協謀惡鄭之導楚故

書同盟襄公不會當喪故也此悼公所以仁諸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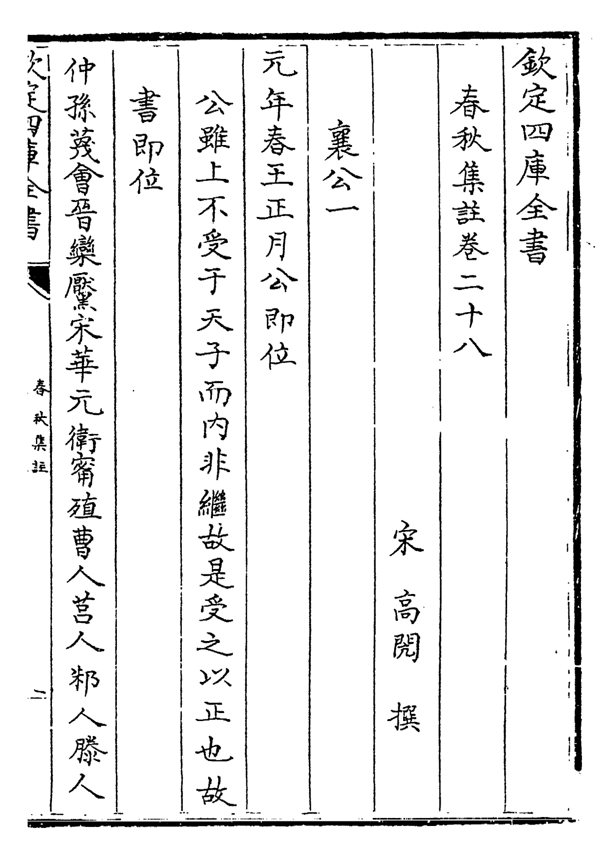
春秋善之而邾子居喪出盟則不待貶而惡可見矣

丁未葬我君成公

安民立政曰成此臣子之私謚也仲孫蔑請于諸侯

而先歸會葬然後復往會圍

春秋集註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註卷二十八

宋 高閌 撰

襄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雖上不受于天子而内非繼故是受之以正也故書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

薛人圍宋彭城

為宋討魚石也魚石奔楚楚子伐宋取彭城使守之聖人不予楚之奬亂助惡取中國之地反使中國叛臣守之故還繫之宋所以抑楚以正疆域黜叛臣也魚石亂奔楚復籍楚之力自伐其國宋不能討而晉悼合諸侯大夫共圍討之若以春秋以來諸侯自相侵伐推而言之則孟子所謂彼善于此也去强惡之臣折强楚之勢亦可謂霸討矣然而不請於天子而

使諸大夫專之故與擅興兵以圍人者同文春秋會討書卿始此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於鄫

彭城之圍既解而晉遂以西諸侯之師伐鄭故但書韓厥帥師而已晉以韓厥已足以當鄭重勤東諸侯之師故使次於鄫鄫以震鄭心且備楚師之出也是時韓厥遂敗鄭師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九月辛酉天王崩

凡諸侯嗣位必朝於天子而童子侯不朝者天子不與為禮也童子侯雖不朝而聞天王之喪必來奔者明臣子之於君父非有老少也喪事尚質而無周旋之禮焉但盡悲哀而已矣是故雖童子侯亦奔也今襄公雖幼而不奔天王之喪豈以自居喪故耶

邾子來朝

公雖新立纔四歳爾又在衰絰之中安能以禮相接況以天子之禮朝之乎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剽蓋衛國用事者厥後遂逐衛侯而自立二國來聘以公新即位故也凡聘必以禮樂相見公在喪中又遭天王之喪而郳子來朝是時赴未至於諸侯猶可言也至冬而晉衛二國不廢聘好則諸侯不臣之罪著矣縱彼未聞赴而來魯亦豈可晏然受之乎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五月而葬乃諸侯之禮也亦可以見同軌之必不至矣

鄭師伐宋

楚以彭城故令鄭伐之鄭受制於楚而為之伐中國不服而人之而書曰師者非所以伸之葢懲其動衆爾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此成公夫人也於襄公為母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鄭成公立十四年其子髡頑立是為僖公不書葬者以成公背中國故諸侯不會其葬也雖然鄭之託於楚夫豈以中國為終可畔既蒙其德遂不可反是以君子貴謀始也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鄭雖有叛中國之罪而三國伐其喪非義也書衛甯

殖以鄭嘗伐我喪必欲報之故特著衛鄉以殊晉宋
前書鄭師加宋曰伐今三國之兵加鄭曰侵所以直
鄭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
於戚
謀鄭故也於是仲孫蔑請城虎牢以偪鄭荀罃善之
曰罃請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諸
侯之福也既而遂所請是冬再會焉雖然大夫而謀

諸侯之事專恣可知矣春秋不加貶削之文而直敘其會者為下文起也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自文姜哀姜之後魯人輒為夫人立謚且三月而葬簡也

叔孫豹如宋

宋有魚石之亂又再被楚鄭之兵魯人未報衛晉之聘而聘宋者憂急難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於戚遂城虎牢

鄭自鄢陵之敗附楚而背中國諸侯伐之無虛歲而鄭卒不服諸侯患之故再使大夫會於戚以謀之諸大夫皆以虎牢之地可以斷楚之路而為鄭之敝遂從仲孫蔑之謀相與取其邑而乘之夫乘鄭之喪專取其邑於義不可然城之而可以安中國息征伐明年而鄭果受盟不用兵而楚不敢爭鄭者七年然則

虎牢真中國要害之地也夫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今鄭有虎牢之險而不能守乃背華而即夷聖人深責之故不繫之於鄭而以中國自城要害之地為文雖然諸大夫前已會於戚而議此矣今不直言仲孫蔑會諸侯之大夫城虎牢乃再敘諸大夫會於戚而繼之曰遂城虎牢者晉既得齊因以會名諸國既會始遂其本謀也盖城虎牢者本自戚之會仲孫蔑發之諸大夫皆善之其謀雖善而未敢聲言之至於再會

而此謀始遂矣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晉城虎牢有以勝楚矣楚無所歸咎其用事之臣公子申因多受小國之賂遂至於見殺見殺義見僖二十八年

（案僖二十八年楚殺得臣一條証文已佚）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吴

楚始志伐吴吴與鍾離之會故也是自鄢陵之敗勢稍屈於中國楚畏中國諸侯并力謀之而吴乘其間

故先伐吴以張其勢然吴楚皆僭稱王所謂夷狄攻夷狄也

公如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於長樗

公至自晉

禮童子侯不朝王盖不可接以成人之禮也豈可反朝同列乎凡盟者必為壇於國外故晉侯出其國都以與公盟此悼公之敬也公之如晉孟獻子相公稽

首焉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移所以事天子之禮以事晉而甘心受盟故稱及也以晉致者以長樗之盟嫌公如晉不得入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

此因城虎牢之故鄭服而同盟又諸侯同心病楚而王臣亦與焉故書同盟也單子王臣而下與諸侯盟故特書曰以間之亦以先會而後盟也雞澤晉地

陳侯使袁僑如會

陳自辰陵之盟而即楚凡十有八年矣晉屢爭鄭而不爭陳者非不爭陳也得鄭則亦得陳也今聞鄭伯受盟故俾大夫來求成于晉以其本非召會而自來來又後時故書如會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諸侯既盟而袁僑至無盟可也以陳既舍楚而來雖後諸侯不可不盟而諸侯不專敵袁僑故叔孫豹請

使諸侯之大夫盟之盖以虎牢之謀本發于魯故叔孫豹主之所以先書叔孫豹及又書諸侯之大夫及凡兩書及而袁僑以國繫之其辭繁而不殺則知是盟亦變之正也至溴梁之會書大夫盟其辭甚簡盖春秋所以弗予也或者以此盟為大夫私盟是不然繫之諸侯正非私盟君命之盟也再書及陳袁僑盟此盟為陳袁僑之來非諸侯大夫自盟也袁僑必繫之陳盟為陳而盟非為袁僑盟也然則鷄澤之會諸侯不

責陳侯不親會而與其大夫盟此足以示德矣故春秋善之

秋公至自會

公之出會方六歲爾

冬晉荀罃師師伐許

鷄澤之會陳鄭皆至而許獨附楚故晉伐之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玄經有言曰日月之逝改于尸尚未晚也陳成公既

為鷄澤之盟而卒則是國已變于夏矣曾子曰吾何求哉凡立三年其子溺立是為哀公

夏叔孫豹如晉

聘且為鄫世子故也事見五年六年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此成公之妾生襄公者以夫人之禮卒之姒叔姓

葬陳成公

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謚之罪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死纔三十三日遽以夫人之禮葬之又别為之諡時

公方七歳爾

冬公如晉

公有母喪復如晉朝且受貢賦多少之數焉

陳人圍頓

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陳侯畏楚而不

敢討頓子恃楚而不事陳今陳復從中國而頓為楚

間故圍之自鷄澤之會而書伐許圍頓著晉與而楚絀矣

五年春公至自晉

著公不朝正于廟也且公幼而頻年如晉是危道也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鄭伯自鷄澤之會始離于强楚而來聘于中國諸侯得以息兵修好且通嗣君也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外臣如不書此書鄫世子巫如者以同我內臣行也

內臣如者非聘則各書其事此固聘歟曰非也據公

羊傳蓋叔孫豹率鄫世子巫如晉也何以不繫其事巫

者鄫前夫人之子也莒女有為鄫之後夫人者無男

有女女還嫁于莒而有外孫焉鄫子愛後夫人而夫

人無子欲立其外孫為後而叔孫豹蓋鄫之甥也故

率巫偕往訴其事于晉所以先書豹而正名巫為世

子也奈何晉為霸主不能以大義辨正之卒使鄫取後子莒是以春秋不繫其事為六年滅鄫起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子善道

晉人將為吳合諸侯故使魯衛先與吳為會且告會期二國俱受命于晉故不言及吳先在善道而二國大夫往會之故曰會吳方是時晉楚爭衡權在吳故晉急吳如此夫楚自晉文僅能攘之至襄公而後漸不能制楚矣悼公于此粗得陳鄭非能強也吳張而

楚爭陳鄭未艾也吳張者何吳人遺一大夫求會而悼公不敢辭於是乎至勤十二國之君而為戚之會吳則張矣悲夫

秋大雩

因旱祭志僭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此楚用事之臣也楚子討陳叛曰由壬夫實侵欲焉乃殺之此著楚之所以不競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此吳人來會中國非若鍾離善道柤向皆中國往會吳也夫吳亦蠻夷也今中國諸侯不惜與之會者為其能病楚也殊不知彼能病楚則亦能病中國矣此中國之誤計也觀吳自敗楚之後伐齊伐魯伐衛伐陳以至與晉爭盟則其病中國可知矣按傳戚盖盟而經不書者殷會之盟春秋所重而蠻夷參焉没而

不志所以崇中國也鄫子欲舍其子巫而立其甥是自絕其後蠻夷之所不為也故序在吳下吳稱人者為叙在鄫上不可云吳鄫人陳侯居喪出會以從中國為重矣晉于是命諸侯戍陳

公至自會

冬戍陳

陳背華即夷二十餘年為諸侯所伐未嘗少息歸于中國則又為楚所伐既不能鑿斯池築斯城與民效

死守之而勿去又恃人之力以自戍其爲國何足道也然此諸侯同戍非獨魯戍之也書於公至之後則知諸侯各遣戍與僖二年城楚丘同義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楚使頓閒陳而陳伐之乃歸罪於壬夫楚又爲之殺壬夫而陳又不改於是乎伐之初楚公子貞爲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陳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至是楚果伐陳七年陳侯遂逃歸則宣子之言信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陳方附中國諸侯既戍之後為楚所伐而又相帥救之救之義事也悼公之能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以救陳致者善救陳也公得善則諸侯皆得其善矣攘夷狄救中國此固春秋之所貴也

辛未季孫行父卒

此公子友之孫季文子也初齊姜定似薨父子令取

穆姜櫬虧姑以成婦又略不於民終亦自及安在其能三思耶然自文子卒而魯有城費作三軍事則知季氏雖專魯政而文子猶忠慎僭亂未啓也其子宿嗣是為武子季氏之強萌于僖公大於成公熾於襄極于哀定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此杞桓公也按左傳僖二十七年杞桓公來朝成九年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此年杞桓公卒然則自僖

公二十三年杞子卒後桓公繼立凡七十年

夏宋華弱來奔

不言逐而以自奔爲文者朝廷尚敬而弱瀆慢如此所以罪弱也曰來者者過我也過我者主逋逃也

秋葬杞桓公

杞伯至是日卒時葬者以吾舅甥之國恩意有加故也且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謚之罪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鄫

此所謂滅者非兵滅之也鄫人舍其世子巫而立莒甥以為後是取滅之道也何則神不歆非類今以異姓而承祭祀則宗廟不歆而國自滅矣春秋所以書莒人滅鄫以為立異姓之戒而後世猶不知本宗立後之義而疏忌同族輒取異姓如吾代郭大祖無後而以柴世宗為嗣者有國有家若此類者多矣其可不知春秋書滅之義哉

冬叔孫豹如邾

公初即位邾子來朝後有狐駘之戰乃在四年而經不書者魯人墮而弔自敗於狐駘始於是國人誦之曰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蓋魯人怨其上如此故聖人不敢斥言也至是叔孫豹往聘且修平焉以無忘舊好也

季孫叔如晉

魯既世卿故之子未練而從政無復三年之喪哀其

與滕矦宿始報政而往朝于霸王且聽命焉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滅國目齊侯惡齊侯也齊圖萊久矣自宣七年伐萊至是而遂滅之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也夫萊亦與齊同姓也衛文公滅邢名齊靈公滅萊不名何也衛文公可責齊靈公不足責故以文公一見之為法焉

七年春郯子來朝

郯少昊氏之後也前世聖賢之後所封之國皆逼近四夷先王之意非特以蕃王室蓋用夏變夷也後世子孫往往多變于夷者反漸其習俗然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四月非卜郊之時故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不從故免牲免牲則不郊矣義見僖公三十一年

案僖三十一年卜郊不從一條註文已佚

小邾子來朝

城費

季孫宿為卿先城其私邑過于諸侯之制

秋季孫宿如衛

聘且尋盟也比書滕郳小邾來朝而志我卿如邾如晉如衛衛來報聘著朝廷交際之文也

八月螽

螅也為災故書莊公以前螟猶書之莊公以後螟不

復書螽然後書以是知災異之益多矣春秋不勝其書舉其重者以見其輕爾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報聘也且尋孫良夫之盟義見成三年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晉緯將修文公之業復有志于攘楚而楚先圍陳陳侯遂出會諸侯以求救于晉晉悼于是遽為之合諸侯也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人邾子于鄬

鄬鄭地晉悼為此會將救陳而鄭伯遇弑陳侯逃歸不成乎救則知楚師方盛晉政未孚也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鄭伯名者為卒于鄵起也鄵鄭邑也諸侯卒于境不地此書卒于鄵者見其如會而卒也據左傳僖公不禮其大夫及將如會其大夫子駟諫而不從乃陰使

賊殺之以瘧疾赴于諸侯春秋之辭繁而不殺者善其志在見諸侯也志在見諸侯者弗與楚也夫夷不亂華裔不謀夏此春秋之大法古今之通義也今中國雖衰諸侯尚睦糾合與晉以尊天子而鄭僖能背楚而從之誠心不移以是見弒死禮義矣是時中國不競強楚方興使鄭處難生變以弒其君此中國之恥也故諸侯因爲之諱而春秋亦即其僞赴而致意焉亦所以徧絶鄭之諸大夫也何則子駟弒其君使

諸大夫有一不同而不能自討則必告于會而討之矣今皆以為疾而赴之則非獨駟之所能及也諸大夫蓋與聞之矣同弒其君以從楚聖人豈有恕之也哉昔趙盾之弒君也董狐書之以示于朝赴于諸侯仲尼曰良史也崔杼之弒君也太史書之崔杼殺之其弟又書之又殺之其弟又書之乃舍之然後以赴于諸侯故曰君弒臣不討賊命曰非臣親弒子不復讎命曰非子鄭非無臣子也聖人即其所以偽赴于

諸侯者而遂書之是所以絶鄭之臣子也于是鄭人立其子嘉是為簡公方五歲爾此事與齊侯陽生同

陳侯逃歸

楚人以陳叛故殺公子壬夫而亟討陳晉雖為陳再合諸侯卒不能攘楚以安中國故陳侯内為二慶所逼又聞鄭伯之弑晉侯不明其死竟不為之討賊強臣專君君不得為善遂以晉為不足與而逃歸也然為一國之君而不能自立從楚則懼為中國所伐從

中國則又懼楚若匹夫之逃亦可羞矣

乾隆御覽之寶

春秋集註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高氏春秋集註卷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員外郎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吴裕信

春秋集註卷二十九

宋　高閌　撰

襄公二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公十二月出會諸侯于鄬而不書至者盖公自鄬遂朝晉也是時晉有大政公往聽焉

夏葬鄭僖公

弒君之賊既不明而諸侯又皆為鄭諱故春秋且因魯往會葬而著其臣子私謚之罪忠恕之道也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鄭國新有大變朝廷未安未得從楚而畏晉之討也故以討蔡為說蔡師未嘗戰未嘗敗績而遽獲其大夫有以見民不親上而委之于敵矣然鄭師無名故書侵以罪之公子燮之蔡重之也與宋華元同自是晉楚之兵交至于鄭鄭之禍其可既乎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邢丘之會公在晉也晉侯不與公會而與大夫會者以公幼弱政在季氏故也陪臣專而公微弱此魯之失政也晉為盟主棄其君而與臣會雖欲修文襄之業改命朝聘之數俾從儉約亦何以宗諸侯是時諸侯之政皆在大夫故悉貶稱人而鄭伯與會者諸侯既不討鄭人弒君之罪故諸大夫使鄭伯獻捷于會而親聽命焉蓋為恭也

公至自晉

公之如晉朝也非會也以公久留于晉又不得親與邢丘之會故特以晉致所謂遷就而為之辭也

莒人伐我東鄙

疆鄆田也鄆遂屬于莒矣其田接于魯而經界不明故興兵伐我以正之

秋九月大雩

因旱祭志僭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討其侵蔡也鄭遂與楚平觀左氏所載則子駟之弒

僖公志在事楚矣是以鄬之會既往復悔遂成弒逆

之事也

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災

宋自昭文以來亂敗相屬三書宋災見人事之不修

舉近可以知遠言大可以知小也

夏季孫宿如晉

公朝晉而晉來聘又使報焉事大國之禮則順矣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宣公夫人成公之母通于僑如者薨于東宮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四月而葬又別為謚用文姜之例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已亥同盟于戲

自邢丘會罷而鄭遂復從楚是以伐之戲鄭地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可知矣以左氏攷之鄭雖受盟非服晉也公子騑之言已不足信矣故不書鄭伯若鄭未嘗服從云爾此會不致蓋公未嘗至也與鄢之會同公役于外踰年而遂會于柤則委棄其國可知矣

楚子伐鄭

楚以爵稱又以伐書專罪鄭也鄭于是復背戲之盟

而遽與楚平且以着戲之役所以不致也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左傳昭六年楚公子棄疾如晉過鄭鄭伯勞諸柤則柤者鄭地而楚人所由之道也諸侯將救鄭鄭已服楚而吳人在柤諸侯因往與吳會以謀楚焉然吳人者名謀楚而實窺中國者也以楚為辭爾而晉令諸侯從之與成十五年鍾離之會同然鍾離之會諸侯

之大夫往從吳至戚之會吳子來從諸侯今柤之會

則諸侯復親往從吳矣此相取之情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偪陽妘姓楚與國也因會蠻

夷而滅他人之國聖人惡之故以諸侯共滅為文則

倡其謀而受其利者不待貶絕矣是時宋堅事晉晉

將以偪陽封向戌向戌不受遂與宋公以其因會用

師恃衆剽利故書遂書曰以重其罪

公至自會

諸侯不崇禮義以相安反相率以會蠻夷又因以滅人之國聖人不敢斥言但以會致存中國也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以宋公受偪陽故也鄭背中國即蠻夷又與蠻夷同伐中國罪不容誅也二國同伐書卿帥師自此始蓋張楚鄭以望晉悼所以懿蕭魚之功而大中國之慶也

晉師伐秦

晉方帥諸侯會吳滅偪陽又赴千里而伐秦可謂虐用其民矣為晉計者若修文公之業與秦通和庶因秦之兵力共攘强楚可以少安中國不此之圖而反以秦資楚此晉之失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

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又伐我東鄙其曰伐者必有辭也魯國卿大夫惟私室之務崇則公室之不競宜

矣且去年同盟于戲今年又會于柤又方同會伐鄭退受莒兵而不能禦魯必有以取之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齊世子光以先至而序于四國之上是無君臣上下之辨也雖晉欲以勸惰勸諸侯故然非世子驕蹇則晉侯何以為此彼能以禮自抑則辭不居矣鄭于是復從晉然亦不敢背楚也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尉止聚羣不逞以作亂殺三卿于朝不書尉止者小臣無列于朝伺隙而竊發則盜也三卿不稱官者失卿職也

戍鄭虎牢

五年戍陳此年戍鄭虎牢皆勤民遠戍然戍陳為善戍虎牢為無益何則陳附中國而楚爭之則戍之者義在救陳而拒强楚雖予之可也經書諸侯救陳斯

可見矣鄭虎牢則異于是諸侯與楚爭鄭久矣諸侯之得鄭者亦已數矣而不能有之隨為楚取是諸侯之無能也今鄭雖行成而諸侯所以為之戍則其意有在矣使鄭復貳則虎牢之戍反為心腹之憂如其不貳則助之守而為之援焉定則固將反之矣是以聖人亦還繫于鄭以致其意若非得鄭之辭也然五年城虎牢不繫鄭者是時諸侯城之以駐師而禦楚雖鄭亦不能有之也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公至自伐鄭

鄭遂兩事晉楚矣書楚救鄭而致公則知諸侯之避楚也諸侯避楚則知戍虎牢為無益矣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叔孫豹曰天子六師公帥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自伯子男有大夫而無卿帥賦以從諸侯今我小侯也

而為元侯之所無毋乃不可乎以此見諸侯無軍作軍非禮也然有所謂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乃兵數之大率如此其實皆藏于農歲役不過三日此先王之法也魯次國也雖合二軍必天子以牙璋起之然後取之于農爾亦何俟于作哉三桓外取强富之名以訣其君而實陰奪其民以弱公室爾于是三分公室各取其一而作為三軍制先王之制而以攻戰為心王法所不容也故不書作中軍而云作三

軍者雖二軍亦不可作所以罪三桓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魯不當郊郊非禮也今不郊者非知其非禮故也乃

于四月卜之以四卜而不從故爾直書不郊則不復

免牲矣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已未同盟于亳城北

以前伐未得志而鄭復來侵宋故也凡世子伐父與盟會當在諸侯之下齊光代君出會十年在滕子薛伯上已為僭矣此會又在莒子邾子上僭于是為甚以莒邾皆屬于齊故也見世子益驕而主會者亦莫能制也自再會蕭魚之後霸業稍振諸侯不復與光會矣則知十九年同圍齊之役蓋有以取之也亳北之盟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有葵丘之遺風焉于是鄭稍服而同盟也既又背之復與楚同伐宋

故書同以見其反覆

公至自伐鄭

不以會致者見復伐鄭也

楚子鄭伯伐宋

晉師方退而楚子伐鄭鄭伯復逆之遂同伐宋盖用

公孫舍之之謀以伐宋自信于楚而數致晉使楚道

敝而固與晉以托國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諸侯之師方歸未及解甲息肩而復至于鄭之城下者以鄭人反覆之故也

會于蕭魚

此鄭遂服晉而請會也上言伐而繼言會者見兵不加鄭鄭遽服而來會也不書鄭伯會者謂其可信也不書盟者鄭自是不貳以見苟有明信雖無盟可也自八年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之後于是晉楚爭

鄭五年之間晉悼公連會諸侯伐鄭而楚輒救之鄭人乍服乍叛雖不可信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之不疑至于蕭魚之會楚力始絀鄭志始定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自是鄭固與晉二十餘年楚不能爭諸侯賴之盖用知罃之謀未嘗與楚人戰故也然則天下之事無大無小皆以不戰而克為貴

公至自會

不以伐鄭致者兵不加鄭而得鄭伯之辭也春秋以

變文為褒貶屢書盟而不信則以不書盟為誠屢致伐而無功則以不致伐為美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此聖人著晉之所以得鄭也鄭伯使良霄告絶于楚楚人怒而執之雖執之不殺良霄亦不伐鄭是不能得鄭也不能得鄭者勢分于吳也勢分于吳無如之何故執良霄以舒其憤懣不平之氣自是不復出師以與晉爭斯見楚力盡于此矣鄭于是乎堅從晉也

冬秦人伐晉

報去年之役也秦景公妹為楚共王夫人于是為楚伐晉以救鄭士魴禦之敗績不書者為晉諱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諸侯伐我未有言圍邑者書圍邑自此始莒人間歲伐我公五與莒子會宜其釋怨同好矣而見伐不已則魯弱可知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鄆莒邑也善救台惡入鄆也入鄆以報圍台也況季孫宿受命救台不受命入鄆因救台而入鄆是專也是無君也君不得為政矣故書遂以貶之文十二年嘗帥師城鄆矣魯不能守復為莒所取今復入之

夏晉侯使士鲂來聘

秋九月吳子乘卒

此吳子壽夢也立二十五年其子諸樊立吳不立謚而皆僭稱王故不書其葬盖罪大惡重不可信其臣

子之辭書之也夫春秋以來天王崩葬有不見于經者如莊王僖王頃王是也今反為吳楚通好而得書其卒是諸侯不忠于天王而反赴夷狄喪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按左氏秦人與馬而削之者楚人率秦故專罪楚也

公如晉

晉侯一使人來聘而公遂親往朝之事晉之禮可謂恭矣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罪公在外不朝正于廟也

夏取邿

邿小國也魯乘其亂而滅之以為附庸而不言滅者内大惡故婉其辭也晉始息民是以楚侵宋不報魯滅邿不討取無大亂而已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此楚共王也楚自共王亡後不大為中國患者以吳

人總其兵以議其後也然則吳楚相持是亦有功于中國也共王立三十一年其子昭立義見宣十八年

冬城防

防臧氏之邑也厥後齊高厚伐我北鄙圍防則城防者畏齊也城義見隱七年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四卿帥師自成公始二卿列會自襄公始向鄭地也重言會者與成十五年鍾離之會同吳來在向諸侯往會之因謀伐秦焉夫諸國大夫與蠻夷會已不正矣況又謀伐秦乎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知其非而意惰焉苟知其非當以大義奪之今乃依隨來會而惰慢不恭是違衆也故貶而人之且叙在鄭卿之上則不嫌非卿也夫楚結秦以病晉而晉又交吳以害楚亦相激而然爾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日食雖有常度亦人事所召有食之者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晉帥諸侯之大夫伐秦以報十一年之役然春夏興師煩擾中國將帥不和威德兩弛晉國之政衰矣悼公所以不及文襄也北宮括聽子蟜之言遂勸濟師故復出名氏然春秋前此未有摘貶諸侯之大夫者

而向之會及此之役其密察如此者以大夫専肆用事莫甚斯時非謹其微而辨之于早則其亂有不可勝圖者故春秋釐之一見其法也其後崔氏亂齊華氏危宋其咎生于過而不及惟北宫括善變者也

己未衛侯出奔齊

衛侯多行無禮于其國孫林父與甯殖欲立公孫剽為内應而逐之聖人不書逐君之賊者著衛君自取奔亡之禍以警後世之為人君者也其不名者乃所

以罪林父也人臣逐君而罪其君則是臣可逐其君矣不可以訓故不名衛侯又加日以謹之所以抑强臣存大義也鄭伯突衛侯朔皆以不勝强臣而出奔獨此加日焉蓋逐君之惡未有若林父者矣鄭厲公衛惠公猶以禮去者也加日不名以絀大夫義用剛克矣

莒人侵我東鄙

報入鄆也莒自滅鄫之後凡四伐我矣是無晉也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伐吳者何吳張矣數會中國以議楚矣楚人則病吳矣于是而伐之者非能伐也伐強以自存也在兵法則所謂以攻為守者也而吳則終不出夫楚有謀者也故其兵不能遽加于楚夫惟吳楚正相攻此中國所以小寧也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戚衛地謀定衛剽也夫剽逐其君而簒其位王法所不容而晉合諸侯以定之無王之甚也諸侯書卿者明皆林父之儔也是歲諸侯之大夫凡三出會或每會各一卿或一卿三與會各隨其國而已

春秋集註卷二十九